




致电祖



苏阿德·萨巴赫 / 著 林丰民 /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 著

林丰民 译

致电祖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

序

科威特驻华大使
阿·穆·纳·居安

苏阿德·萨巴赫在她的祖国科威特以及阿拉伯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许多国际性的学术、文学以及文艺创作研讨会上，她的名字也屡被提及。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她的诗集被译成汉语。科威特驻华使馆尽心尽力，向中国关注、关心她的专家学者赠送了她的作品。尤其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林丰民博士以其撰写有关苏阿德·萨巴赫博士诗歌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科威特使馆及时把这一喜讯报告给科威特国内以及所有喜爱她的诗歌、欣赏她的作品的中国人。

那么，下一步的工作理所当然就是鼓励这篇论文的出版和发行，把它当作增进中阿文化联系的一项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阿拉伯文化是指源于科威特的阿拉伯文化，而

*** 致电祖国

中国文化则是指在最为广阔的层面上的、对文学和艺术最具敏感性和鉴赏力的科威特友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

在这里,我要向中国的读者们推荐我们的这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她既属于科威特,也属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同时,我要感谢林丰民博士,正是他通过其孜孜不倦的研究工作和高品质的翻译而拉近了我们这两种文明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另外,我还要特别向他致以谢意,感谢他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来写这篇序言,因为现在适逢我们欢庆科威特独立解放节。

2000年2月24日于北京
(李腾译)



مقدمة

من سفير دولة الكويت
لدى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المستقير عبد المحسن ناصر الجويهان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غنية عن التعريف والتقديم في وطنها الكويت و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تكثر من المنتديات العلمية للفكر والأدب والإبداع الأبي والقيسي .
وقد أسعدني أن تتوجه نواوينها الشعرية 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ساعدت السفارة في بكين في
توزيع ما توفر لديها من نسخ على المكلفين والمهتمين من المكلفين الصينيين ، واكتملت
السعادة والفرحة عندما نال الدكتور عامر ابن فاضل درجة الدكتوراه بأن كتب رسالة عن
شعر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فقامت السفارة بزخم خبر بحثه وخبر نيله
للدكتوراه للكويت ولكل المحبين والمعجبين بشعر وأدب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في الصين .
فكانت الخطوة التالية الطبيعية هي التجميع لنشر هذه الرسالة وطبعها كإجراء طبيعي
في تقريب الثقافت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 العربية من ينبوع الكويت والصينية في أرحب ساحة
وكلرها إحصاسا وتقديرا للفن والأدب في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الصديقة للكويت .
فإلى القارئ الصيني الصديق أقدم شاعرنا وكويتنا ومفكرتنا وباحثنا الكويتية
العربية " الاستغالية " . شكراً للدكتور عامر ابن فاضل ما بذله من جهد لتقريب حضارتنا
وشعبنا الصديقين من خلال بحثه الشيق وترجمته الرائجة وخاصة لأنه أتاح لي هذه الفرصة
لكتابته هذا التقديم والذي جاء ليترامن مع مناسبة اهتفائنا بعد استقلال وتحرير دولة الكويت
لعام ٢٠٠٠ .

المستقير

عبد المحسن ناصر الجويهان

بكين ٢٠٠٠/٢/٢٤

译 序

仲
跻
昆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自古至今，阿拉伯人民一直对诗歌情有独钟：人们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听人朗诵诗，当然，更有不少人写诗；诗人及其追随者们经常举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诗歌晚会；不少国家还举行全国或国际诗歌节。本人曾有幸参加过这类诗歌节，至今记忆犹新：届时举行的类似赛诗会连续开几天，分几个会场，每天又分几场，几乎是场场爆满，会场情绪非常热烈：诗人在台上朗诵，听众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遇有精彩处，一片叫好声；有时，有人会乘台上换人的短短空间，情不自禁或迫不及待地抢上台或就在台下朗诵起自己的“大作”。阿拉伯人对诗歌及他们喜爱的诗人如醉如狂、如痴如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当

今熟知的“球迷”、“歌迷”、“戏迷”的痴迷。

正是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种氛围中,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被公认为是当代阿拉伯诗坛最亮丽的明星之一。其影响,其地位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在阿拉伯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上要为这位女诗人定位的话,那么,她大体上是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她不仅是科威特,也是海湾地区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阿拉伯新诗(亦称自由体诗、音步诗)的代表诗人之一;还是阿拉伯现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也就是说,她不仅在其祖国科威特负有盛名,而且享誉于整个海湾地区乃至阿拉伯世界。

苏阿德·萨巴赫生于1942年,出身于萨巴赫王族。曾先后留学于埃及开罗大学和英国萨里大学,曾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作家,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我见到苏阿德·萨巴赫是在1988年的一次诗歌节上。显然,她的出席顿时为诗歌节增添了不少光彩。她在台上朗诵自己的诗作,整个会场为之倾倒。记得我们中国诗人代表团去访问她时,她正要启程回国,为了我们,特意耽搁下来。还记得她说了很多友好的话,最后把她的诗集赠送给我,说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喜欢她的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苏阿德·萨巴赫诗歌在中国最早

的读者,但我的确喜欢她的诗。欣喜之余,还试着译出了其中的一本——《本来就是女性》。我觉得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就像她本人一样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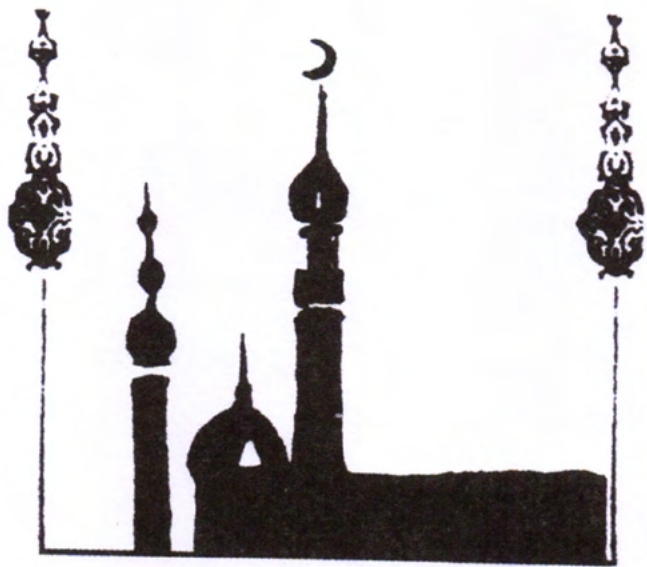
贯穿于苏阿德·萨巴赫作品的一条主线就是一个“爱”字:对亲人、家庭亲情的爱,男女两性之间纯真的爱,对祖国、民族崇高的爱,对整个人类博大的爱……她的诗浅白易懂,却富于哲理,尤以描述阿拉伯、东方女性心理见长,她在诗中表达了阿拉伯(特别是海湾地区)妇女受传统礼教、习俗束缚的痛苦;大胆地发出了要求挣脱旧的世俗观念的羁绊,在爱情、事业上获得自由、平等的呼声。

由于苏阿德·萨巴赫在文坛、诗坛毋庸置疑的影响和地位,阿拉伯的文学评论界对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创作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各种期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研究和评论苏阿德·萨巴赫及其诗歌的文章,还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著。在我国,前一阶段,苏阿德·萨巴赫虽有部分诗集被译出,一些期刊也对其诗歌做了一些介绍和研究,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最近,青年学者林丰民同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研究》,并译出了诗人的一些近作,有机会得以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喜事、幸事——不仅是对他本人,而且也是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特此作序,以示祝贺。

2000年4月13日

目 录

我是科威特的女儿·····	(3)
海中玫瑰花·····	(5)
一张明信片来自我的情人科威特·····	(11)
我们将永远愤怒·····	(15)
蒙古人会离去·····	(23)
三封急电致我的祖国·····	(28)
是谁杀死了科威特·····	(31)
绘制在科威特的斗篷上·····	(40)
译后记 ·····	林丰民 (46)



——我受你像太阳，
把你的光明给两世。

我是科威特的女儿



我是科威特的女儿，
是这海岸的女儿，
它像美丽的羚羊睡卧沙
滩。

夜晚的星星和枣椰树，
在我的双眼里会晤。
我的祖先都是从这里下
海，

然后带着神奇归来。

我是科威特的女儿。
难道我的心儿可以
如同木马般的干枯？
难道我的心儿可以
如同木马般的冷酷？
难道可以取消
我的阿拉伯归属？
我的躯体，

是从阿拉伯之海汲水的枣椰树。
在我的心扉上，
刻画了阿拉伯人
那无尽的忧伤，
种种的过失，
和一切的希望。

我将常存于世，
等待救世主来到我们这里。
他的眼中有小鸟在歌唱，
有报喜的雨滴，
还有月亮。
我将常存于世，
寻找一株柳树、一颗星星，
寻找海市蜃楼后面的天堂。

我将常存于世，
等待那朵玫瑰，
从废墟下升起。

海中玫瑰花



1

科威特啊，科威特！
你是时光起航的港口，
是安全的陆地，
爱的绿洲，
你有伟大的人民，
慷慨善良的主，
还有繁荣圈起的土地。

2

科威特啊，科威特！
你是光滑如镜的海岸。
你就是大海，
每天清晨给我们带来
丰厚的礼物成千上百：
父亲的早茶，
母亲的微笑，
我的发辫和我的书包，

还有上学前的一杯牛奶，
给我的第一封情书来到，
在我的血管中卷起一场风暴。

3

科威特啊，科威特！
我将你带走，
无论海角天涯，
把你别在我胸口；
我将你带走，
像娇嫩的玫瑰花，
深深插入我的秀发；
我将你带走，
像黥墨深印在心头，
直到我生命的
最后，
最最后。

4

科威特啊，科威特！
辛巴德^①之行从这里起航，
海中玫瑰花在这里绽放，

伊本·马居德^②也是在这里，
开始摘下星星、种上枣椰树，
在挑战的时刻创造一个国度。
就是在这里，
在海湾的水域，
秀发与枣椰树同沐共浴，
拉巴布^③应约而来，
苏阿德^④就此离去。

5

科威特啊，科威特！
我爱你像太阳，
把你的光明给两世^⑤；
我爱你像大地，
把你的大麦给饥民；
你分担惧怕者的忧虑，
你分担复仇者的创伤。

6

科威特啊，科威特！
你的舆论自由中有悠久的遗产，
依恋你双臂的婴儿是美丽的孩童。

种植在你身上的阿拉伯性，
像这棵枣椰树一样古老。
请你保持你自己，
还做一颗很大很大的心，
做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
请你充当迷失者的灯塔，
充当劳顿者的卧枕；
充当任意一位母亲，
拥抱着所有的孩子。

7

科威特啊，科威特！
我爱你娇美的微笑，
爱你笑声的节奏，
也爱你疲惫时的沉默，
和你眼睛深处的忧愁。
我爱你，
当我远离故乡而去，
我思念每一块巨岩，
每一颗小小的石子。
即使面对蒙古人的标枪，
即使面对鞑靼人的军队，
我都爱你。

当天空被邪恶凿开了洞，
被闪电的绣花针扎了个遍，
我仍然爱你。
怎么越是危险，
你越显得美丽？

8

科威特啊，科威特！
阿拉伯世界已决定刺杀话语，
还决定：
消灭所有美丽的鸟儿，
消灭所有的鸽子。
我们是一群被放逐的小鸟，
只想要回说话的权利。
我们是一群有文化的小鸟，
受不了被折断骨头被洗脑。
我们是一堆战斗的字母，
将用诗歌打败所有黑暗的时代。
使我高兴的是：
我的祖国仍是各种鸟儿的避难之处，
是歌手和诗人的家园。
使我高兴的是：
我祖国的土壤成为紫罗兰和烈士的陵墓，

成为那些人遮风避雨的房屋，
他们已深受阿拉伯战争之苦；
使我高兴的是：
我的祖国仍然是一座动人的自由之岛，
黎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现，
大海可以随心所欲地咆哮，
浪涛可以随心所欲地怒涌。
使我高兴的是：
我的祖国仍然是一个偌大的空间，
是我们呼吸空气的窗口。
在特务横行的年代，
没收了我们的天空，
没收了我们的提包，
也没收了我们旅行的权利，
月光被投进了监狱。

①辛巴德之行：指《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的航海冒险故事。

②伊本·马居德：在阿拉伯半岛的航海家，遗有关于航海的著述，达30卷。

③拉巴布（？-681），阿拉伯贾希利亚时期的著名悬诗诗人乌姆鲁·盖斯的女儿，以悼亡诗而著称。

④苏阿德：阿拉伯贾希利亚时期诗歌中的一个女性人物形象、一个著名的情人。“苏阿德就此离去”是该诗的开篇首句，后来成为阿拉伯诗歌的经典名句。

⑤伊斯兰教认为人在现世（尘世）死去以后，还要进入永恒的来世（后世），故称两世。

一张明信片来自我的情人科威特



1

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还在这里。
这大地上所有的水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心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叹息都是我们的。
假如所有的针都要刺向我的祖国，
流血的是我的心。

2

我们还在这里，
这片大地是给我们哺乳的母亲，
是帐篷，是外套，是避难处，
是给我们遮身蔽体的衣

服，

是我们居住的房屋，
是温暖着我们的胸膛，
是我们书写的字母，
是描写我们的诗歌。
每当他们向她射出一支箭，
射中的是我的心。

3

海湾伟大的航海家辛巴德从这里起航，
加入梦之行旅的是我们的孩子，
船桨在这里劈开浪峰，
我们熟悉大海的一切，
正如这大海对我们的了解。
我们在这蔚蓝的波涛上诞生，
我们和鱼儿同游于大海，
我们跟街区的孩子一起
玩耍、熬夜、谈恋爱。

4

这片被称作科威特的土地，
是真主送给我们的礼物，

是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满足。
我们在她的土地上种了几多枣椰几多诗?!
我们幼时在她的旷野上曾迷失了多少回?!
我们细细密密地筛选她的沙粒，
我们坐在她的眼球上争论不止。

5

这片被称作科威特的土地，
是把我们养活的麦场，
是主善待我们的恩惠，
是安拉守护我们的手。
我们已知一千种爱在她之前，
我们已知一千种爱在她之后。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
一个更具魔力的女人。
我们没有找到，
一个胸怀更仁慈、
更为温情的祖国。
这片被称作科威特的土地，
她来自我们，属于我们。
假如每一根针都要让她痛苦，
刺痛的总是我的心。

6

这片被称作科威特的土地，
我们被揉进她的尘埃里，
我们就是藏在她深处的这颗珍珠，
我们就是她的枣椰树上这粒红透的椰枣，
我们就是她的阳台上打盹的这轮明月。
这片被称作科威特的土地，
她是航行在我们血液中的芳香，
是照亮我们明天的灯塔。
她是我们心里的另一颗心。

7

科威特人还在这里，
科威特人还在这里！
所有光荣的阿拉伯人留在这里！
科威特人以真主的名义、剑的名义，
以大地、儿童和历史的名义，
仍然留在这里！
我们吻着亲我们的嘴，
我们砍断打我们的手。

我们将永远愤怒



1

我们将巍然屹立，
像每一棵高耸挺拔的大
树。

我们将巍然屹立，
我们会愤怒不已，
像波浪在科威特海域，
我们会愤怒会生气。

啊，你们这些一大早就开
着坦克来的人，

你们永远也偷不走我们的
白昼。

谁看见一辆坦克会对话？
你们在我的祖国永远也找
不到，

任何一颗给你们引路的
星，

任何一株给你们认路的
树，

任何一个向你们道谢的孩童。
也许，
你们能撞破我们的门，
也许，
你们能惊吓我们的孩子，
也许，
你们能摧毁科威特人的家，
推倒一堵又一堵墙，
但是我们还存在，
就像树木还存在，
就像河流、森林和山谷，
还有星星，都存在，
就像人类的自由存在着。
从我们的肉体抽回你们的匕首吧，
还给我们贝壳和大海的珍珠，
返回你们的来时路。

我们是拒绝镇压的民族，
无论是小小少年还是耄耋老人，
在科威特的土地上踟躅。
沙变作炭，
海化为火。

2

啊，昔日为邻的你，
令千百野牛栗栗惊惧。
抹杀眼边的青黛不算胜利！
你把它叫作大史诗，
我却以“自杀”称之。

3

啊，你这毁了我家园的邻居，
我曾在心里为你留下位置。
我却被击碎，我被镇压，
我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以。
失望轰炸我的梦，
时而从左而来，
时而自右而至。
我赠之以清水，
他回我以沙漠；
我赠之以旷地，
他回我以封锁；
我赠之以真主的胜利，
他回我以占领和破碎。

啊，你烧死鸟儿一群又一群，
却不向羽毛道一丝歉意，
不要对我施展你的诡计，
如果逼得我疯狂起来，
你就别想对我施展诡计，
你不给人留下选择的余地。

4

啊，你拂晓时分踩过我们的躯体，
我问你们：
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难道我们背叛了希望的宪章？
我们可曾背叛过哪怕一天？
我们曾和你们共患难，
我们曾和你们同欢乐，
可你们为什么把剑刺在我腰间？
你们为什么蹂躏我的家庭防御？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安全的国度
填满尸体和废墟瓦砾？

5

啊，你拂晓时分踩过我们的四肢，

我大喊大叫又有何益？
我的话语又有何益？
我的身子骨都被碾尽，
我被埋在土堆下！
究竟有谁听见我的声音？
当一把阿拉伯宝剑刺进我后背，
历史变成耻辱。
当我的堂兄弟将我屠戮，
在我的床褥，
阿拉伯主义的大梦化为灰尘。

1990年8月10日于伦敦



——我是科威特的女儿，是这海岸的女儿。

蒙古人会离去



1

蒙古人将会离去，
撤出我们圣洁的每一寸
地。

蒙古人将会离去，
大海回到原来的位置，
枣椰回到原来的位置，
科威特人民回到原址，
海岸、田野和波浪都回
去，

太阳照进每个家，
科威特变回她自己。

2

我们将把鞑靼人淹死
在我们的大海里。
我们将用宝剑和刚毅，
收回我们的权利。

唯有人民能掌握自己的运命！
鞑靼人永远也不能，
让时钟倒退，
不能翻天覆地。
他们杀不死生命和生物，
杀不死落雨和树木。
他们永远也无法，
用石油和祈祷
将他们的刀剑清洗。

3

苍蝇将从我们的眼脸上被赶走。
我们将把苍蝇赶走！
他们永远也无法冲破我们的防御，
无法割开我们的天空。
他们永远也不能，
从我们的血管中偷走鲜血，
不能使我们的女人流产，
他们永远也挡不住花儿的开放，
阻止不了四季的轮回。
我们将驱逐蒙古人！

4

我们将收复科威特，
不管要推延多少日子。
我们将恢复大海的蔚蓝，
还原黎明的红霞，
恢复儿童的嬉戏，
我们将使科威特塔重新屹立！

5

我们将收复科威特，
不管多么暗无天日。
我们要找回家园，
找回叔伯婶子。
将从他们的邪恶中拯救伊斯兰，
拯救我们的先知！

6

我们将击败入侵之敌，
右手高举着经书，

左手把宝剑扬起，
不管他们怎样烧杀破坏，
也不管他们多么自大暴戾。
历史有所不知，
它的进程中有个暴君不可一世。

7

蒙古人将会离去，
撤出我们圣洁的每一寸土地。
蒙古人将会离去，
我们将紧追不舍，
把闪电、暴风与烈火
向他们投掷。
我们将紧追不舍，
用巨大的愤怒将他们打击：
拿起刀斧棍棒，
投出玻璃杯子，
甚至用面纱抽打，
抬起脚跟猛踢……
我们将紧追不舍，
从一条街追到另一条街，
从一座房子追到另一座房子，
直到太阳和爱恋回到每个家，

科威特变回她自己。

8

抵抗绝不会终止！
抵抗绝不会终止！！
除非
我的家园恢复成爱与和平的岛屿，
除非
科威特在梦幻的岸边
恢复一个小城的美丽！
蒙古人将会离去，
撤出我们圣洁的每一寸土地。
蒙古人将会离去！

1990年9月18日于伦敦

三封急电致我的祖国



1

我们像露珠一般，
宽容大度，慷慨大方。
即使他们曾一度将我们伤害，
我们依然像花儿一样，
从创伤的记忆中出现。
即使他们折断我们的翅膀，
我们所给予他们的，
仍不止一种胸怀，
不止一只羽翼。
即使他们贸然闯进我们的家园，
我们依然喂给他们面包，
让他们吃饱椰枣；
依然会让他们分享我们的生计，
用我们的爱将他们围护，

在他们的队列的地方，
铺上玫瑰花，
洒满延命菊。

2

我们是科威特人：
在家里款待太阳，
救助我们的邻居，
这是我们的习俗。
我们是科威特人：
邀请小鸟围桌对话，
戒绝舍弃暴力，
这是我们的天生禀性。
我们是科威特人：
拒绝形形色色的不义，
仇恶暴君和暴行，
这是我们的美德。
我们是科威特人：
挤出心汁给我们所爱的人，
永远站在人道的一边，
这是我们的传统。

3

啊，你们把长矛刺向我的人民，
刺入他们的肋骨他们的腰胸间。
一个人怎能举起武器，
刺向恋人的脸蛋？
眼睛怎能杀向眼睑？
我们是科威特人：
海的突变和暴风的怒吼，
吓不住我们，
我们永远活在风暴中间。
我们对大海了如指掌，
深知它的问题它的忧虑。
请集合你们的战马撤离，
收拾你们的东西离去！
没有人能使灵魂殖民化，
没有人能改变历史，
没有人能没收晨曦，
没有人能使阳光灭熄！

是谁杀死了科威特？



1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这是我脑子里的问题，
也是我心中的疑问，
像火焰的激流般迸发！

一朵玫瑰花怎会无缘无故
枯萎？

一颗枣椰树怎会无缘无故
死去？

凶手究竟是外国人，
还是阿拉伯人——
来自阿拉伯的土地？

2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是谁

屠杀了美丽的白鸽？
是谁
杀害了透明的蓝色诗歌？
是谁
从孩子们的记忆里偷去科威特，
是谁
从妇女的戒指上窃走宝石？
是谁
盗走了历史和地理？
是谁
强奸了时间和空间，
是谁
强暴了生物和生命，
是谁
将人民从原地拔起，
改变了他们的面孔、眼睛和名字？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是让我们走向废墟的普遍企图？
还是游牧人互相捕获的欲望？

杀死了科威特?

是谁

将枣椰树判处死刑?

是谁

将绿色的月亮押赴刑场?

是谁

判决海湾妇女眼上的黛青?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凶手并非来自梦幻世界，

亦非从云中掉下来。

难道我们没有全体参加秩序的合唱，

难道我们没有全体为秩序的主人喝彩?

难道我们没有用散文和诗，

经常擦拭统治者的鞋子?

难道我们没有用最甜美的话语，

用最有欺骗性的谎言，

经常美化他们的过失?

难道我们没有像绵羊一般，

连夜加入朝觐的队列，

向他们膜拜顶礼?

4

就是他杀死了科威特!

啊，我的先生们：
他并非来自子虚乌有，
他是卡尔巴拉^①思想
和卡尔巴拉暴力的可怕延伸，
在卡尔巴拉的沙滩上，
侯赛因被背信弃义地杀死。
杀害科威特的凶手
犹如小麦、大麦和荚豆，
产出于我们的大地！
杀死她的凶手只是位冒险家，
强行闯进先知的斗篷里。

5

就是他杀死了科威特！
他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诞生自我们的悲悯，
来自我们苍白的脸
和我们的陈疴痼疾，
来自我们的狡猾
和我们的背信弃义，
来自我们对自我的怜爱，
也来自我们血液中的权力情结。
就是他杀死了科威特！

他并非无祖无宗，
它就在我们的血肉之中，
那是我们一切过错的浓缩。
正是他杀死了科威特！
他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尺寸将他定做。

6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我们向上天控诉他的屠杀罪行，
我们的宝刀刺向鬼影，
这就够了，够了。
我们坐在它的坟茔，
撕破衣服，招来魂灵，
这就够了，够了。
我们逃离了自己的过错，
这就够了，够了。
难道这个屠夫刽子手
不是在我们的怀抱中长大？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是谁

为了静脉而砍断脖子？
是谁
把孩子送给未知，
把妇女送给碎片？
没有一个人
斗胆逃离悲剧的凄凉，
科威特人的血洒在我们的衣服上，
难道
不也是人民造就了暴君？

7

是谁
摧毁了科威特？
摧毁她的是那些商店——
贩卖给我们以民族主义
和大一统的理念。
摧毁她的是道德污染的时代，
也是民族分崩离析的时代，
是花言巧语和掌声四起、
是收买和出卖，
相互比照和文盲写作的时代。
摧毁她的是疯狂与自大，
是个人主义的制度和秩序。

是因为成千上百的统治者，
用纳粹主义取代《古兰经》行事，
传道士没有了使命，
先知没有了事业。
科威特不会倒下，
除非
思想变成多余的阑尾，
除非
我们的字母变成木头，
我们的思绪化为木屑，
我们的嘴唇变作冰雪。
科威特不会倒下，
除非
自由之穗纷纷落下，
变成一辆坦克，
顷刻之间嚼碎法律，
吃掉合法性。

8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没有一个人敢说不！
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杀人罪，

每个人都参与了喂养毒蛇。
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制造魔鬼，
每个人都为暴君与暴行鼓掌。
如今我们如何控诉我们的偶像，
难道我们的职业不是雕神刻鬼？

9

是谁
杀死了科威特？
我们生活在集体大屠杀时代，
偶然性不存在。
在虐待狂盲目施虐的时代，
黑色的法西斯主义时代，
在小偷与官僚、商人与司库的时代，
偶然性不存在。
在我们的人民大众诚惶诚恐，
变成惴惴不安的兔子的时代，
人类可以安居的惟一的家，
在风暴的中心地带。

10

科威特将从灰烬中复活苏醒，

像一只腓尼基小鸟，
从头开始旅行，
辛巴德扬帆起锚。
孩子们的练习本长出杂草。
浪涛在海湾咆哮：
快来战斗！
快来战斗！
必在环游的最后，
绳子套上刽子手的脖子，
死者向凶手复了仇。

①卡尔巴拉 (Karbala') 位于巴格达南方的一座伊拉克城市，依傍于幼发拉底河支流侯赛尼亚 (al-Husainiyeh) 小溪。因阿里之子侯赛因牺牲于此而闻名，后成为什叶派的一个朝觐地，现为省府所在地。

绘制在科威特的斗篷上



1

啊，早上好，
雄鹰的清晨！
啊，我亲爱的科威特！
你这只水鸟，
绚烂的色彩令人迷醉。
度过七个月的铁窗生涯
后，
你又出现了，
如同遗忘的本子上一朵白
玫瑰！
麦穗打败了割麦人，
爱之鸟战胜了猎人，
真主击垮魔鬼。

2

我亲爱的，
在那愁伤的年代，

我的情人啊，
你多么美丽！
我亲爱的，
在民族主义污染的年代，
在否认与拒斥的年代，
在革命大行动的年代，
你多么清纯超逸！
我亲爱的，
在那和睦相处的餐桌上，
我的情人啊，
你的心胸多么宽大！
我亲爱的，
在那侏儒的时代，
你多么雄伟高大！

3

啊，早上好，
爱的清晨！
心的苹果啊，珊瑚的手镯！
啊，菲来凯岛，早上好，
你清晨的大海！
啊，布比延岛，早上好，
你清晨的波浪！

早上好啊，
穆什拉夫和叶尔木克！
沃芙拉和杰赫拉！
苏伟赫和达斯曼！
早上好！
我那诞生在灰烬中的祖国啊，
茂盛的枣椰树！
我诗歌中最美的字眼啊，
祖国中的祖国！

4

科威特啊，我们的母亲！
回归故国时请拥我们入怀。
啊，亲爱的，没有你，
我们只是孤儿的大军。
啊，亲爱的，没有你，
我们便不知有爱，
不知温暖与和平。
啊，亲爱的，没有你，
我们便只是失去岁月地图的行者，
啊，亲爱的，没有你，
我们只是忘掉讲话规则的鸽子。

5

科威特啊，我们的母亲！
你展开了双臂。
我们在流放地已精疲力尽。
请在我们身上盖上被子，
给我们以慈爱温情。
七个月过去了，
我们迷失在时空中。
科威特啊，我们的母亲！
暴虐者的厄运已到：
锁链碎裂，
断头台烧毁，
墙壁倒塌；
麦穗打败了割麦人，
爱之鸟战胜了猎人，
真主击垮了魔鬼。

6

啊，我的月亮
纵然死亡、火焰与硝烟来包围，
亦遮蔽不了夏天的月亮。

七个月之后，你回来了。
我亲爱的科威特！
犹如秋牡丹回到我主那里。
没有一个人，
能够阻止
爬墙的青藤，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能把人类的自由，
囚禁在玻璃瓶里。

7

啊，宝剑的朋友们，
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同野兽搏斗，
用的是棍，是斧，是牙齿。
啊，盛怒的朋友们，
信仰与顽强的朋友们，
由于你们的功绩，
科威特回到我们这里，
轰动了新闻，
亲切而有力。
由于你们的功劳，
家园回到我们手里，

塔群回归，
白色的海鸥和鸽子也飞回。
你们用心、肋骨和眼睑，
保护了我们的领土。
由于你们的功劳，
我们才能将科威特重塑：
在她的岸边种上香草，
种上枣椰树。
人民常比洪水更有强度！

1991年3月12日于伦敦

译后记

林丰民



文学翻译是一项高尚、高级和高难度的工作，诗歌的翻译又是文学翻译中最难的。我向来视之如畏途。因为文学翻译不仅需要译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还需要有两种语言的深厚功底，并且非常了解两种文化的背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由于选择了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我也只能“知难而进”，硬着头皮译了她的一些诗篇，以供研究时引用，谁知越译越多，后来便索性把这几本诗集全译了过来。

本来并没有让这些译稿面世的打算。一者，已有苏阿德·萨巴赫的诗集《希冀》、《献给你，我的儿子》、《女人的悄悄话》（中文版易名为《女儿颂》）和《本来就是女性》的中文版本在先；二者，我深

知自己的水平，深恐拙译有碍方家法眼。但科威特大使阿卜杜勒·穆哈辛·纳绥尔·居安阁下一再给我以鼓励。起初，他的热情鼓励并没有改变我的初衷。后来考虑到苏阿德·萨巴赫及其诗歌在科威特文坛、海湾文坛乃至整个阿拉伯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及她在阿拉伯现代女性文学方面颇有建树，我想的确有必要对她的作品多做介绍。

而且新译的这四本诗集《无岸的女人》、《爱的诗篇》、《给祖国的急电》和《最后的宝剑》等都是她在90年代发表的，与已出版中文译本的作品即其前期作品有所不同。其中，《无岸的女人》和《爱的诗篇》两本诗集，在对爱情的审视上趋向于女性主义的思考，不仅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而且也有了更为纵深的历史感；在风格上与其前期的爱情诗相比，由于诗人步入中年，提高了认识，而变得更柔和温婉，也更为深沉，更加确立了其以柔为主、柔中带刚的总体风格。《给祖国的急电》与散落在各本诗集中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则更加集中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题，深刻地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精英知识分子在海湾战争以后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与统一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最后的宝剑》以谏诗的形式悼念诗人已故的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这首长诗表面上只是诗人寄托了对丈夫的怀念，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深情厚意，实际上，诗人在此还借歌颂阿卜杜拉的骑士精神和高尚品德，来谴责侵略者的背信弃义，表明了诗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同时也肯定了阿拉伯的优良传统和优

秀的文化遗产。在艺术表现方面，这首长诗严格遵循阿拉伯古诗格律，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古诗功底，同时也反映了近年来阿拉伯诗坛的一种倾向——复古倾向。

另外还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几乎是向西方文学一边倒，对东方文学的翻译介绍相对少得多，而在对东方文学的译介中，阿拉伯文学又居于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之后，这与阿拉伯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成就是不相称的。即便是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亦多集中于埃及和黎巴嫩等国的文学，很少把目光投向海湾文学，投向科威特文学。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却日益增多，特别是与海湾国家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急剧增加，这种状况使得中国读者了解海湾社会的愿望变得强烈了。而海湾文学恰恰是我们了解这一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如果从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阿拉伯社会特别是海湾社会的一个窗口着眼，新译的这几部诗集的出版，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于是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诚惶诚恐地把译稿交给了出版社，希望读者多少能够通过它们了解科威特社会、海湾社会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状况，了解阿拉伯人的心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希望这些诗集的出版能够成为我向前辈同行学习、提高的一次好机会。

2000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爱而歌/林丰民 苏阿德·萨巴赫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ISBN 7-80120-004-7

I. 为… II. 林…苏… III. 萨巴赫—文学研究

IV. 138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405 号

● **为爱而歌/致电祖国**

著 者/苏阿德·萨巴赫

译 者/林丰民

责任编辑/韩冰心 凌玮清

装帧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

版 次/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2号 100029

ISBN 7-80120-004-7/G·184 定价:全五册 38.00元 本册 5.00元



ISBN 7-80120-004-7



9 787801 200044 >

ISBN 7-80120-004-7/G-184
定价: 全五册38.00元 本册5.00元